

Boom Boom Love



男人 不要 以为 有.....本事 就可以.....长得姘, 女人 不要以 为.....长得..... 好就.....可以 脑残,
职场 是一个 招招见.....血的战场, 此地.....无爱, 请勿 观望。



Office 不谈爱情

凌眉 著



职场是一个招招见血的战场，此地无爱，请勿观望。

湿答答的废柴PK一簇打火机上的微弱小火苗这样的摩擦能否生成爱情？
欲爱又止的职场游戏，噼里啪啦的走火瞬间，既然职场无爱，那就暗渡陈仓！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Office
不谈爱情

凌眉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Office 不谈爱情/凌眉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698 - 7

I. ①O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9441 号

书 名 Office 不谈爱情

作 者 凌 眉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文 一 杨 晨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皓 皓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[http: //www. ppm. cn](http://www.ppm.cn)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,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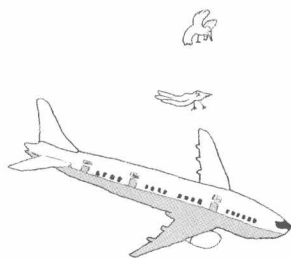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698 - 7

定 价 26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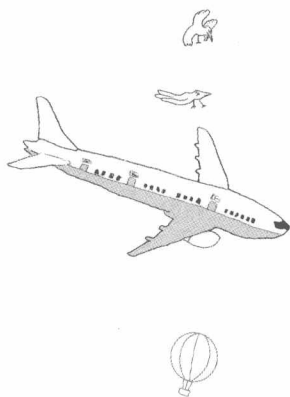


- 01 暗藏机锋 / 001
- 02 山雨欲来风满楼 / 010
- 03 居高临下 / 019
- 04 OFFICE外的政治 / 028
- 05 喘息空间 / 037
- 06 咄咄逼人 / 046
- 07 张开刺猬的刺 / 055
- 08 爱情冷暖原则 / 063
- 09 自尊低到尘埃 / 071
- 10 全盘否决 / 079
- 11 暗示 / 087
- 12 如坐针毡 / 095



- 13 巧遇 / 103
- 14 自信的土壤 / 112
- 15 宴无好宴 / 120
- 16 相亲进行时 / 128
- 17 分化瓦解 / 137
- 18 风吹草动 / 146
- 19 患得患失 / 154
- 20 意外之喜 / 162
- 21 去意已决 / 170
- 22 人走茶凉 / 179
- 23 趋之若鹜 / 187
- 24 享受被维护的幸福 / 195





- 25 终见成效 / 203
- 26 人事已非 / 211
- 27 严酷中也有温柔 / 220
- 28 我是一只小白鼠 / 228
- 29 替身女朋友 / 236
- 30 难言震惊 / 245
- 31 感觉无法忽视 / 253
- 32 诱惑 / 264
- 33 爱情是一场拉锯 / 272
- 34 原来尽虚伪 / 280
- 35 希望之光 / 290

〇 | 暗藏机锋



椭圆形的会议桌，中空，绿色植物点缀其中，绽放的鲜花悄然吐露清香，但会议气氛却非常沉闷，一股难以诉说的郁积之气像云层一样笼罩在上空。策划部的同事们个个正襟危坐，斜飞的眼神余光却在空气中乱撞，表情各异。

主持会议的是刚从总公司空降的首席代表程善雄，不过，从那面沉如水、眼神凛冽、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冷漠疏离的表情来看，只怕是雄字有余，善字不足。

我赶紧摇头，把这莫名其妙的想法摇开去。这样的场合，我该想一些严肃的事情。

这程善雄，毕竟新官上任，他的三把火会怎么烧，哪些人会成为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可怜的白骨，谁也说不好。如果被他知道我在想什么，那我铁定成为第一个撞上枪口的人。

把头悄悄低下去一些，我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与会的同事们。

坐在程善雄下首的，是副总曲毅广，他面无表情。不过，最懊恼最矛盾最不甘最生气最愤恨最悻然最无奈的只怕就是他了。我们都以为他升任这个位置是顺理成章，毕竟上任首代阮树政离开公司后，公司的一切都是他在打理，半年过去了，公司运营得井井有条。

可是，不知道总公司那些美国老外心里怎么想的，程善雄的到来，是不受欢迎的，甚至，是让人意外的。

而且他也无意于在这里先站稳脚跟再采取行动，昨天才来上班，今天就召集所有人员开会。我们的策划方案就堆在他的面前，他翻看着，脸上隐隐

然竟带着些怒气，看来，他的第一把火，已经先在心底熊熊地燃烧起来了。

当然，作为广州分公司的最高层，他不用在意任何人的眼光，而我们却得小心护着自己不触到那火苗，以免被烧成灰烬。

程善雄重重地把那些文件夹推开，眉头紧紧拧在一起，同事们辛苦几个日夜的成果，被他贬得一文不值，他挑起眉头，用睥睨一切的眼神冷声道：“我真奇怪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优秀的方案？我实在看不出它们优秀在哪里，思维堵塞，僵化，不懂得创新，漏洞百出。这样的方案，叫客户怎么能满意？你们就是用这些方案来敷衍客户的吗？”

堵塞？僵化？敷衍？这些词像炸弹在空气中噼里啪啦作响，炸得每个人头晕目眩，大家的脸色都不好看，我相信自己也是。

这是什么话？就凭这一眼，就武断地否定了我们的成绩？以为身为首席代表，高高在上，就可以俯视一切？就可以不顾别人的自尊，不顾别人的感受了吗？

但是，我没有什么立场说话，他是责备、轻视所有的人，不止我一个。

我只是个小小的项目负责人，我上面有经理、副总，和我平级的，还有五个同事。何况，我也算在职场摸打滚爬两年，不会傻到冒失地做那出头椽子，让别人在身后偷笑。

“程总！”曲毅广慢吞吞地开了腔，这个时候，他是非说点什么不可了，程善雄等于全盘否定了他的眼光、管理、用人方式和成绩。我们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听见，天塌下来，还有上层的人顶着呢，但他不能。

他忍耐地道：“这些方案，或许不能达到你的标准，但是，我们的客户，并没有提出过相似的责难。相反，我们和客户之间，一直合作得很愉快，这半年来，公司的业绩也在客户的认同里上升了百分之十三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是一直僵化不动，我们也在寻求创新，寻求进步。相信在程总的领导下，以后一切会更好！”

漂亮！我在心里喝彩，禁不住对曲毅广涌出些崇拜之情。到底是见多识广，面对这样的场面，却毫不被对方控制，一番话不愠不火，不软不硬，却有力地回击了程善雄的“刁难”，既说明了以前的成绩，又将了他一军，还给了他面子。

程善雄唇边慢慢绽放开一抹冷峭的笑意，说道：“曲总，我没有否定你的

成绩，对于曲总的能力和付出，我非常佩服。但是曲总的危机意识，似乎有待加强。BOF公司，曲总想必并不陌生！华盈的项目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这时候提到BOF公司？我们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他，但不等他锋利的目光扫视过来，又很快垂下眼去。明哲保身每个人都懂，而且都在身体力行。

曲毅广仍然是不怒不喜的表情，淡淡地道：“他们一直是我们公司的竞争对手，我们接触过几回，并没有吃什么亏。华盈项目的失手，是我们的疏忽，但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在商场上，谁也不是常胜将军。程总，以后与BOF公司的交锋，我们都唯您马首是瞻，我相信，您会带领我们打几个大胜仗一雪前耻的。”

明明是咄咄逼人，却看不到锋芒；明明是言语挤对，却好像充满诚恳。曲毅广那不动声色的沉稳，不露锋芒的反击，让我们心里都涌起一阵快意，坐在我旁边的夏竣岚甚至在桌下暗暗竖起了大拇指。

不怪我们，谁叫程善雄一来到，就先想着给我们下马威，却把我们都给得罪了？

早知道这样，昨天谁去那么大张旗鼓地迎接他，原来我们准备那么多的鲜花和笑脸，那么多的热情和期待，迎来的却是个冷血动物。

昨天他刚下飞机时，还微笑着和曲毅广握手，对我们亲切招呼，那时他温文的谈吐，清隽的面容，稳健的作风，还有眼底的深沉敏锐，以及年仅三十二岁就坐到首席代表这个职位的能力，让我们在艳羡钦佩之余也兴奋不已，希望他能带着公司打开一个新的局面，也可以让我们的待遇大大提升。

可是今天，他就成了个高高在上、傲视别人、妄自尊大的自大狂。

面对曲毅广的回击，程善雄冷峭的笑意不变，他别有深意地看了曲毅广一眼，寸土不让地说道：“我不会叫你们失望的。现在，我想知道大家手头正在做的项目，了解工作是融入工作的第一步。曲总，就从你先开始？”

似乎带点咨询，但却是不容推托的命令口吻。

曲毅广并不在意，当然，也许在意只会在心里，身为高层，怎么可能把心中所想表现在脸上？他抬起眼来，迎着程善雄的目光，语气平静地道：“半年前，公司定下方针，希望能把寰亚国际集团发展为我们的固定客户，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。如果能与寰亚国际集团签订合作关系，公司的年度总业绩将上升百分之三十三。这个项目是我在负责，现在已见成效。我有信心，再

过两个月，我就能和他们签下合同。”

“很好！寰亚国际集团是大型跨国公司，多付出点时间和精力也是应该。”程善雄面无表情，看向雷勘辉。

“鹏程公司目前有个近百万的项目，我在跟进！另外，我们项目组手头有一些小项目在跟，已经责任到人。”雷勘辉简短而清晰地回答。

大家手上都有固定客户，而寰亚和鹏程，却是争取对象，这样的大项目，一般都是高层在跟，我们跟的是一些中小型项目。

“鹏程这个项目，最强的竞争对手应该是 BOF 公司，他们有什么动静？”程善雄直接而锋锐地问。

从这一问，显而易见，在没来广州之前，他也下过一番工夫，对公司的一些内情相当清楚，所以随便一问，马上切中要害。

“势在必得！”雷勘辉并没表示意外，也未加任何掩饰，沉稳而坦然地回答。

程善雄点点头，淡淡说道：“嗯。若非这样，也不正常。”他再不发表意见，看向下一个。

方浩安见程善雄目光移向他，答道：“我们组在做金维和 FCT 的项目，金维近期就会签合约，FCT 还在进行中。另外，还有一些老客户在跟。”

我们一一汇报，大家手头都有工作，不过，我手头这个项目，方案都提交给了客户，那边挺满意，只需要做一些善后工作，就这两天便要结束了。

听完我们的汇报，程善雄没有对任何工作给予赞赏和肯定，声音淡漠地说道：“很好！但是，我不希望下次我看到的方案，还是这样一堆毫无新意、让人视觉疲劳的作品，我需要的是优秀的、创新的、可以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。”他的目光缓缓扫过与会的所有人，“职场是个优胜劣汰的地方，不是福利院，也不是养老院，如果你们不能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在市场要淘汰你们的时候，我也绝不会手软！我会抽时间单独找你们谈话，现在，”他威严宣布，“散会！”然后，他先出了会议室，回他宽大的、曲毅广特别腾出来的首代办公室去了。

之前，曲毅广一直在他那办公室办公，前天接到首席代表即将空降的消息后，曲毅广马上让保洁人员收拾干净，自己也搬到他以前的副总办公室去了。在搬走的时候，曲毅广应该是有所不甘的吧？但是，他心里在想什么，

自然不是我们能知道的。

我们都被这一记闷棍打得有些发憊，什么福利院、养老院？这不明显在说我们工作不尽力，在混日子吗？

这下马威，够劲的。

一来就与全公司的人为敌，是敲山震虎，还是有恃无恐？

曲毅广面无表情地出了会议室。

接着，两个经理也若有所思地收拾文件夹离开。

剩下我们六个在会议室里面面相觑，大家都没动。一会儿，还是谢方洁先打破沉寂，她收拾夹子，说道：“看来，是掉了只老虎到羊群里来了，回去做事吧，别被老虎逮到！”

我轻轻笑了笑，老虎吗？从那咄咄逼人的神态、冷峻尖锐的话语来看，似乎是的。但管他老虎还是狮子，我只努力做好自己的事。

我也收拾了面前的文件准备离开，尹哲超磨蹭着凑近我，神秘又兴奋地说道：“绫枫，你不是想去看莎拉·布莱曼的演唱会吗？我弄到两张票了，咱们一起去看吧！”

我一侧头，就看见宋涛和夏竣岚在那里挤眉弄眼地笑，幸好卓冰冰和谢方洁已走出门去了，没听见尹哲超的话，少两张暧昧的笑脸。

我对尹哲超微笑道：“我也弄到票了，不过，还是谢谢你啊，你找别人去看吧，这票挺贵的，别浪费。”

“啊，”他张口结舌，“你……你也弄到票了？这票……很难买的。”

“是啊，”我笑吟吟地轻描淡写地道，“正巧我有个同学有点关系，托他帮我弄了张，我不知道你也喜欢，不然就叫我同学多买几张了。”

“哦，”他失望地道，“这样啊！”

我笑了笑，指指外面，“我去做事了！”

走到门口，宋涛小小声地道：“绫枫，你真不解风情，可怜哲超那一片痴心啊！”

我笑着白他一眼，嗔道：“去，说什么呢你？OFFICE 不谈爱情，你造谣是想害我们失业啊？”

“哪有那么严重？再说，我是那么心肠歹毒的人吗？”宋涛笑嘻嘻地道，“开个玩笑而已！”

“玩笑不能乱开，尤其是有关感情！再加上现在是非常时候，老虎刚下山呢。”我和他边说笑边走了出去。

回到座位上，想起程善雄那句“我会抽时间单独找你们谈话”，我皱皱眉，会议上的下马威还不够，还要挨个儿收拾一番吗？

我们六个项目负责人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坐着，地方不拥挤，却也不宽畅。在这幢有名的商业大楼里，公司能租下整层楼作为办公点，已经可见手笔之大。

策划部门在单独的办公室，不与别的部门相干。但整个广州分公司，却是以策划部门为主，程善雄直接拿我们开刀，不知道是想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还是另有打算。

想到我那杂在一堆方案里同样被他否定的那个方案，心里有些愤愤然，那可是我花了一天一夜时间做出来的。不过，人微言轻，除了再努把力，做出个更好的，也别无办法。我总不能拿着我的那个方案在他面前脸红脖子粗地据理力争。

再说，我也没弄清他们开的是哪一国的战场，玩的是哪一类的手段，也许，程善雄确实有真才实学，又对我们要求太高，所以才对我们所有的方案嗤之以鼻。

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又有何好抱怨的？或者说，我又有何底气来抱怨？

从电脑中调出方案的蓝本，我仔细研究着每一处细节，每一个文字，企图找出问题，能修正它，使它更加完美。

我一直信奉一条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！

但是，一天一夜的努力成果，毕竟不是一眼就能找出毛病的。我正沉浸在其中，电脑显示屏被轻轻敲了敲，抬起头来，坐我前面的尹哲超欲言又止的表情，吞吞吐吐地道：“绫枫，你，你真的买到票了？”

我笑着拉开抽屉，拿出我那张二等票，这是韩嘉楠帮我买到的，他死活不肯收我的钱，我只好请他吃顿饭来感谢。

我把票拿出来晃了晃，笑意微微地说：“当然，我还骗你吗？”

他鼓起嘴，样子像个得不到糖吃的小孩，我只当没看见，低下头的时候，却忍不住笑了笑。他是有追我的意思，但是，我并不想陷进感情的旋涡里。

且不说 OFFICE 爱情一般不得善终，他本身，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喜欢成熟而稳重的男子，重情识趣又不闷。像昨天程善雄给我的第一印象一样。

尹哲超么？他还不太成熟。

我对 OFFICE 爱情倒没偏见，比如我的朋友窦维胜和方悦宁，他们就是同事。窦维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尤其这阵，两个人甜蜜得让人眼热。

但是，我们公司明确规定：同事之间不得恋爱。卓冰冰和夏峻岚明明两情相悦，却只能在公司的明确规定下暗渡陈仓，玩起了地下战。尹哲超也许以为，我也喜欢这样。

可我并不想在白天八小时面对过的人，在晚上还要面对。这样，生活圈子未免太小了，人生未免太局限了。

虽然有日久生情一说，但同事发展为恋人，这于我的想法里，实在不会是一件美好的事。

性格不同的人，对待相同的事情，就有不同的想法，比如我和卓冰冰。

谢方洁侧过身子，似笑非笑地看我。

我扫了她一眼，好笑道：“有什么话你就说吧，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！”

她扑哧笑了起来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尹哲超可是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这两张票，你就一点面子也不给？”

“我自己有啊！”我斜睨着她，“你给他面子好了，反正你既没有票，也没有男朋友！”

“少开我玩笑，”她白我一眼，又侧过身子，声音压得更低，“刚刚那条鲮鱼把你们老大叫进去了！”

“鲮鱼？”我回过神来，指程善雄吗？我扑哧一笑，这称呼有意思，可是，他又岂是一条软弱可欺的鲮鱼？分明是一只张牙舞爪的黑熊。

至于他找我们经理雷勘辉，我没怎么放在心上，随口应道：“他在会议上就说过，会找每一个人谈话，当然先找经理，再找小兵了。”

“但是，你们老大出来的时候，脸色很差！”她煞有介事。

“真的？”我怀疑地看了她一眼。

“我还骗你不成，喏，现在我们老大也进去了，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。”

我侧头一看，果然见方浩安敲门进了程善雄办公室。我安慰谢方洁，“别

多想了，反正，他再怎么为难，也不会为难我们这些小兵。”心里却有些打鼓，雷勘辉是个不错的上司，如果程善雄看他看不顺眼，逼得他走路，以后我们的日子可不太好过。

“希望如此吧！”谢方洁忧心忡忡地说，“还不知道找我们谈话的时候，会问些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呢，要是像在会议上那样，一点自尊都不给我留，我非和他吵架不可……”

我心有所思，只看见她小嘴开合，后面那些抱怨，就全没听进耳里去。

公司的制度几年来都这样平稳过渡，从前首代阮树政，到曲毅广代理首代的日子，公司没有大的变动，大家习惯了按部就班。这会儿却突然冒个雷厉风行、大刀阔斧的人出来，不知道他这斧头，是准备削削边角，还是准备一刀切；是只准备大力改革，原班人马不变，还是准备大量换上新鲜血液。

接下来谁也不知道将面临什么风暴，这难免会让大家心里没底。

我站了起来，谢方洁停止了抱怨，吃惊地看着我说：“绫枫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我顺手拿起桌上一份文件，镇定自若地对她笑了笑，说：“喏，把这个拿给我们老大签字！”

雷勘辉的办公室在左手第二间，有个落地窗，采光很好。他今年四十四岁，看起来却好像才三十出头，在策划这一行，他已经做了十个年头，可谓见多识广，办事沉稳是他的特色。

不过，也许正因为办事太沉稳，凡事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所以，也没有特别出彩的策划传于业内，升职缓慢。

这时，他正坐在办公桌后，桌上虽然摊开了一份文件，但我猜，他一定没有在看。他在想着问题，从那略略皱起的眉头就可以看出来。

我敲了敲门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声音平静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经理，这份文件拿给你签字！”我边说边走进去，在他的办公桌前站定，把文件夹翻开送到他面前。

他看看我，接过文件，翻看了一下，在下面签了字，但却没有把文件还给我，而是抬眼，目光落在我脸上。

他的目光有种透视般的感觉，看他虽然若有所思却没有暴怒的脸，还

有那深邃的眼神，我没能把想问的话问出来。但在他的打量里，虽然我竭力装得平静，但我知道，他已从我脸上看出一两分不自然。

我当然不是来找他签字的，这份文件并不急。他怎么会不清楚？

他轻轻笑了笑，把夹子递给我，一片了然却不动声色地说道：“做好自己的事，别这么好奇！”

我也轻轻一笑，接过夹子，回应道：“在第一时间得到讯息，做出反应，把握市场，这好像是策划部人员必须具备的敏锐和必须保持的优势！”

他用一种好气又好笑的神色看我，“这和市场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经理，这可是你教我的，不放过任何讯息，因为没有无用的讯息，只有不善利用讯息的人！”我振振有词，“再说，这是与我利益攸关的事，你不能说我好奇心重，也不能说我八卦。”

“伶牙俐齿！”他作势瞪我一眼，又失笑。

“我当成是经理你对我的夸奖啰！”我笑着走出门去，心里暗暗松了口气，既然雷勘辉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压抑着怒火，那么，一些事情也许不像我想象中那么糟糕。

刚巧，方浩安从程善雄办公室出来，他低着头，进入了自己的办公室。看不到他面上的表情，不过，能让方浩安低着头走路的事也不多了。

等方浩安一进办公室，谢方洁已一溜小跑，过去探听消息了。

有一点点风吹草动，每个人都竖着耳朵，擦亮眼睛在那儿悄悄打量。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怕也不过如此。

新官上任，没有带来一片新气象，却带来一阵恐慌。

而这恐慌，还仅仅只是开端，明天呢？迎接我们的，又将是一番什么局面，这只黑熊，他准备怎么张开他的利爪，把我们控制于股掌之中？



02

山雨欲来风满楼

昨天，程善雄只找了副总曲毅广和两位经理谈话，谈话的内容我们自然一无所知，只能从他们三人的表情来猜测一二。

可是猜测毕竟没有根据，何况，做到高层管理，哪个面上的表情会这么容易被人揣测透？以至于整个下午，大家都显得心事重重，做事也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。如果程善雄是想敲山震虎，他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了。

不知道这样的情形要持续多久，如果办公室里是这样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，套用谢方洁的话说，只怕不闷死也会精神分裂。

早上上班，我刻意晚了些，踏着上班时间出现在办公室里。宋涛把握机会贫我，“绫枫，你是抱着闹钟上班的吧？”

我开电脑，笑着白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只是多透了两口气进来而已，某些人意外地没有迟到，就开始挺直腰杆抓别人的现行了？”

“什么叫意外地没迟到？我总共才迟到过三次！”宋涛声音提高，叫起屈来。

我正笑，“铃——”的一声打断了我，办公桌上的座机响了起来。

我冲宋涛摇手做了个休战的手势，接起电话。

是程善雄打来的，他的声音平静无波，“顾绫枫？到我办公室来一下！”绝对是居高临下的语气，绝对是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。

放下电话，我皱了皱眉，虽然轻微，却被对面的尹哲超看在眼里，他关切地道：“谁的电话？”

“程总的！”

他怔了怔，马上又是安慰又是打气地对我道：“他要见你是不是？不用担心，绫枫，他是走程序，耍威风！”

我冲他笑笑，“谢谢！”果然快啊，只是，为什么我是第一个？

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略一沉吟，快速地从电脑里调出了昨天我自己完善过的那份策划方案，打印了一份，这才去程善雄办公室。

不打无准备的战，这是雷勘辉教我的，这两年来我也一直贯彻实行。

敲门，程善雄的声音平静无波地道：“请进！”

扶住门把手，感觉心跳有些紊乱，接下去是狂风暴雨还是和风细雨？又或者根本没有雨，是一片艳阳天呢？

我略有些踌躇，拿着文件夹的手下意识捏紧，心里有略微的紧张。

这是怎么了？被昨天会议上的下马威杀得不敢面对了？

人真可笑，他的雷厉风行、大刀阔斧，虽然让我有些憊，但我对他尖锐的话语也有些微不满。但是内心里，我还是敬佩景仰他的，因为男人的霸气和领导魅力不也正是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的吗？不过，当这些有可能落到自己身上要自己切身来承受面对的时候，却不确定起来，怕自己做了炮灰。

我暗暗吸了一口气，压下心中上涌的一些不安。怕什么，该面对的一切都需要面对，生活赋予人的，不一向就是接受与承受吗？

再说，职场两年的历练，面对过那么多客户，接到过那么多项目，我不至于在面见一个首代的时候，还感觉怯场。

他的办公室很宽大，除了他的办公桌和桌前的会客椅，在靠窗的位置还摆放着会客沙发和茶几。尽管如此，办公室也并不显得拥挤，还有相当大的空间。不知道曲毅广在让出这个办公室的时候，心里怎么想的。

我又为自己思绪的天马行空小小自责了一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脑海中还不合时宜地冒出一些奇怪想法。

开了门，我一抬眼，就迎上程善雄的目光。

他正看着门口进来的我，眼睛微微眯着，显得狭长，也显得锋锐。我挺直了背脊，镇定地走了过去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如谢方洁所说，如果他还是一顿武断的责备，我也不会像昨天那么沉默。

他指指办公桌前的会客椅，道：“请坐！”

“谢谢！”我坐了下去，接受他居高临下的审视，等待他的提问。